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茶花女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原著 / 小仲马「法国」
编译 / 名家编译委员会

毕淑敏 | 刘心武

CLASSIC
LITERATURE
联袂推荐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茶花女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原著 / 小仲马 [法国]

编译 / 名家编译委员会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名家编译委员会编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1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ISBN 978-7-5455-3347-7

I. ①茶… II. ①小… ②名…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7722号

茶花女

CHAHUANU

出品人 杨政
原 著 [法] 小仲马
编 译 名家编译委员会
责任编辑 李蕊
责任印制 董建臣 张晓东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mm×21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3千
定 价 24.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347-7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译序

P r e f a c e

《茶花女》是法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代表作之一。故事讲述了青年阿尔芒与交际花玛格丽特之间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糜烂生活，并对资产阶级贵族的虚伪道德观念提出了血泪控诉。《茶花女》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角的作品，也是小仲马第一部扬名文坛的力作，一经出版即广受读者欢迎。

《茶花女》的创作与作者小仲马的亲身经历密不可分。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文坛的巨匠，但在小仲马出生前，大仲马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抄写员。后来，大仲马与地位同样卑微的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相爱，并育有一子，也就是小仲马。由于大仲马与卡特琳娜·拉贝始终未履行婚姻手续，因而小仲马也被人视为私生子。

后来，大仲马逐渐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大仲马越来越瞧不起贫穷的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他频繁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把小仲马母子抛诸脑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卡特琳娜·拉贝只能依靠自己微薄的收入支撑家庭，抚养小仲马。由于一直被人视为私生子，小仲马童年时饱受奚落与羞辱，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可怕的伤害。直到晚年时，小仲马还对这种感觉有着深刻的印象。小仲马7岁时，大仲马从卡特琳娜·拉贝手中夺取了对儿子的监护权，而可怜的卡特琳娜·拉贝则失去了自己辛勤养大的儿子，成了孤苦伶仃的人。这段经历让小仲马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与残酷，也为他在作

品中深入剖析人物内心与命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1844年，小仲马与巴黎著名的交际花玛丽·杜普莱西一见钟情。玛丽·杜普莱西虽珍惜与小仲马的感情，却为了维持生活继续同阔佬们保持着关系。小仲马一气之下与玛丽·杜普莱西绝交并出国旅行。当他再回到巴黎时，昔日爱人已香消玉殒，临终前她昔日的追求者都弃她而去，使她在凄凉绝望之中离开了人世。后来，小仲马回到与玛丽·杜普莱西曾度过一段快乐时光的乡间，那里的一草一木唤起了他对往昔的回忆，更激发了他创作的冲动。于是，小仲马开始闭门创作，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便写出了传世佳作《茶花女》，而玛丽·杜普莱西就是《茶花女》这部作品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原型。

经过小仲马的艺术创作，书中的茶花女玛格丽特形象生动而鲜明，虽沦落风尘，却保持着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品格。她充满希望地追求爱情，而当爱情的美梦破灭时，她甘愿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玛格丽特虽沦为娼妓，其生命却闪烁着圣洁的光辉，以至于每当人们提到“茶花女”时，首先想到的是一位美丽、善良又值得同情的女性。作者通过茶花女的悲惨遭遇，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对地位卑微者的残酷无情。在小说结尾部分，作者通过日记和遗书的形式令茶花女的悲剧命运更显凄婉。遗书中的文字充满哀怨与血泪，荡气回肠，使整部小说在情感奔涌中结束，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茶花女》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此之后，小仲马又将《茶花女》改编为话剧剧本，同样获得了成功。后来，茶花女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为歌剧、电影等多种形式，带给世人更多的感动与思考。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 第一章 真实的故事

008 · 第二章 带茶花的女子

016 · 第三章 拍卖会

024 · 第四章 难掩的悲痛

033 · 第五章 花丛中的坟墓

041 · 第六章 迁葬

049 · 第七章 邂逅玛格丽特

061 · 第八章 相识

069 · 第九章 怪脾气的美丽女人

080 · 第十章 青年的两滴泪

093 · 第十一章 阿尔芒的爱情

105 · 第十二章 第一道命令

115 · 第十三章 普律当丝的忠告

125 · 第十四章 一个人的斗争

136 · 第十五章 消除误会

144 · 第十六章 开始新生活

154 · 第十七章 告别公爵

161 · 第十八章 变得拮据起来

169 · 第十九章 新居

176 · 第二十章 分歧

183 · 第二十一章 难解的疑团

192 · 第二十二章 诀别

200 · 第二十三章 离开巴黎

210 · 第二十四章 折磨

222 · 第二十五章 迟到的真相

231 ·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文字

245 · 第二十七章 故事的终结



Chapter

第一章

—真实的故事—

在我看来，想要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人物，必须先深入地研究人物。就像要用好一门语言，必须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限于年龄，我还没有足够的研究人的经历，无法随意编造故事，所以只能如实地讲述故事了。因此，我恳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除了女主人公，故事中的所有人物至今都还在世。

此外，我在书中所记录的有关事实，大部分在巴黎有很多的见证人，如果读者认为我的主观叙述不足为凭，那么，这些见证人可以出面，证实我所叙述故事的真实性。因为一段特殊的机缘，唯有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记叙下来，因为在故事的最后阶段，我是唯一一个知情人，有幸得以洞悉整个事件的经过和始末。所以我认为，除了我之外，其他人不可能写出这一篇完整的、动人心弦的故事来。

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这还要从一场拍卖会说起。

1847年3月12日，拉菲特街上张贴出一幅巨大的黄色广告，宣称即将有一批家具和大量珍玩将被拍卖。此次拍卖会是在物主去世后举行的。不过，广告上并没有提及死者的姓名，仅仅说明了拍卖会的时间和地点：16日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在昂坦街9号举行。

广告上还注明，感兴趣者可以在13日、14日两天前往物主的住宅参观居室和家具。

我一向喜欢珍玩，看到广告后便决定去参加拍卖会，即使什么都不买，至少可以去开开眼。

第二天，我来到了昂坦街9号。

我到达的时间很早，即使这样，也已经有人在参观房子了，甚至还有几位女士。尽管这些女士身穿天鹅绒服装，披着开司米披肩，大门口停着恭候她们的华丽轿式马车，但展现在她们眼前的豪华陈设，还是不免让她们感到惊讶，甚至赞叹。

片刻之后，我便弄清了使她们惊讶和发出赞叹的原因。因为当我向四周打量时，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的闺房中。如果说那些贵妇——房间中有不少上流社会的女人——想要亲眼看到什么的话，那么也就是这种“交际花”的宅院闺房了。

通常，这种“交际花”的穿着和生活会令这些贵妇相形见绌：她们每天乘坐豪华马车，溅起的泥水甚至能弄脏贵妇的马车；她们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剧院里拥有自己的包厢，待遇如同贵妇，甚至她们的包厢就在贵妇包厢旁边；她们频繁出入巴黎街头，不知羞耻地卖弄姿色，炫耀珠宝，宣扬她们那些“风流韵事”。

曾经住在这所住宅里的女主人已经去世了，也正因如此，我才得以进入这个房间中，就连最贞洁的女人也可以进来。因为在世人看来，尽管这个房间富丽堂皇，却因其主人的身份而变得污秽不堪，但随着主人的死亡，房间已经得到了净化。

况且，如果真需要解释的话，贵妇们还可以推托说只是看到了广告，想来看看广告上介绍的东西，以便为拍卖会做准备，而且自己根本不知道住宅主人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做法再普通不过了。当然，她们在精致的陈设、奇珍异宝当中，很容易就能窥得这个高级妓女的生活痕迹。而此前，想必她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听过一些有关住宅主人的奇妙故事。

可惜的是，那些奇妙的事情已经随着这位绝代佳人一同逝去了。无论这些

贵妇人是怀着怎样的期望前来，也只能对着死者身后要变卖的物件啧啧称羡，却丝毫看不出这位女主人在世时出卖了什么。

不过，住宅中的很多东西都值得一买。房间中的陈设富丽堂皇，不仅有布尔^①雕刻的玫瑰木^②的家具、塞弗尔^③的瓷器、来自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④的小塑像，还有各种绸缎、天鹅绒和花边衣物，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真是让参观的人目不暇接。

我跟在那些先到的贵妇们身后，在住宅中漫步，同时好奇地参观着住宅内的一切。

贵妇们走进一间挂满波斯帷幔的房间，我刚要跟进去，却见她们笑着退了出来，就像是因为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而感到羞愧一样。这一幕反而激起了我进房间一探究竟的欲望。

这是一间梳妆室，房间中的摆设一如主人生前那样，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梳妆用品。那些物件小巧精致，而且都十分华美。它们静立于那里，仍透露出主人曾穷奢极欲的信息。

靠墙的位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长6尺、宽3尺，桌子上摆放着奥科克和奥迪奥^⑤制造的各式珠宝饰品，每一件都闪闪发光，美不胜收。那些饰品数以千计，无一不是用黄金或者白银打造而成，是这住宅的女主人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然而，这么多的珠宝首饰，只能是逐件收罗起来的，而且绝非某个情夫一人能够办齐。

在我参观这间梳妆室时，并没有因女主人是一位妓女而感到厌恶，相反，我只是饶有兴致地观赏，无论什么东西，我都会细细鉴赏一番。也凭着这细致的观察，我才发现那些精雕细琢的物品上，每一件都镌刻着不同的姓氏的缩写

^① 布尔：法国乌木雕刻家，擅长在高级家具上镶嵌铜饰和鳞饰。

^② 玫瑰木：原产于巴西，因有玫瑰的香味而得名。

^③ 塞弗尔：法国小镇，位于巴黎西南，以生产瓷器著称。

^④ 萨克森：德国东部地区，盛产瓷器和皮革。

^⑤ 奥科克和奥迪奥：当时最有名的金银首饰匠。

字母和纹章^①标记。

眼前的这些家具、饰品，使我不由得联想到那个可怜姑娘的一次次肉体买卖。我一边看一边想，上天对她已经相当仁慈了，最起码没有让她遭受多数妓女要遭受的惩罚，而是让她在年轻貌美和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中香消玉殒。因为对这些妓女而言，衰老是第一次死亡。

是的，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暮年，尤其是放荡女人的暮年更加悲惨的呢？这样的暮年，丝毫没有尊严可言。即使生活境遇再悲惨，她们也不会受到别人的怜悯和同情。那时的她们只会陷入无尽的悔恨当中，当然，并不是在痛悔走错了人生道路，而是悔恨自己因毫无计划地生活、不知收敛地挥霍金钱而抱憾终身，这是最令人不忍卒听的悲惨事情。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有一位这样的老妇人。她是个妓女，年轻时曾风流一时。但当奢侈的岁月一去不复返时，生活遗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根据那些与她同时代的人的说法，这位妇人年轻时如同她的女儿一样美丽。可这位母亲从来没有对她那可怜而美丽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是在年老色衰无力生活时，才理所当然地找到女儿，要女儿给自己养老，仿佛自己曾亲手把女儿带大一样。

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丝。她违心地顺从了母亲的意思，委身于人。她所做的事并非自愿，因而她既找不到激情，又找不到乐趣。就像有人为她介绍了一种职业，她听从对方的建议去从事了那份职业一样。

路易丝从小便对她母亲那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耳濡目染，又过早地堕入同样的生活模式当中，再加上这个女孩子长期以来体弱多病，她脑中分辨是非的能力自然就消失了。也许上天曾赋予过她这样的能力，但可惜的是，没有人想过要让她的这种能力施展开来。

几乎在每天的同一时刻，那个年轻姑娘都会在大街上游荡，那情景我终生

^① 纹章：当时的贵族常常将其纹章镌刻在家用器物上，作为标记。

难忘。当然，她的母亲每时每刻都陪在她身边，看上去就像寻常人家的母亲陪伴着女儿一般。

那时我年纪尚小，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轻薄的道德观念，但我仍然记得，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让我从心底里厌恶那个老妇人。

此外，那种天真无邪的情态和忧郁痛苦的神情，也绝不会出现在另一个处女的脸上。

那张脸简直就是一副委屈女郎^①的形象。

有一天，路易丝的脸上突然容光焕发。这个有了罪孽的姑娘，在她母亲一手安排的堕落生涯中，似乎总算得到了上天的一点垂怜。毕竟，上天已经把她塑造成一个性格懦弱的人了，为什么不能给她一点点安慰，好替她分担一些痛苦生活的重压呢？

且说这一天，路易丝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她心中残存的一点纯洁的思想令她开心得全身颤抖。人的心灵自有其不可理解的避风港。路易丝急忙跑去见了母亲，把这个令她欣喜若狂的消息告诉了母亲。通常来说，这种事会让人感到羞耻。但是，我们并非在这里随意杜撰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叙述一件真人真事。倘若我们认为不必把这种女人的苦难公之于世，那么还是索性避而不谈为好。对于这种女人，人们不倾听她们的申诉就对其严加谴责，不经过公平公正的判断就极力蔑视她们，这才是可耻的。

可是那老妇人是怎么答复她女儿的呢？

那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说，两个人生活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添个孩子就更难以度日了。而且，这样的孩子最好不要生出来，大着肚子不做买卖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个助产婆去瞧了瞧路易丝，我们姑且把那助产婆当作老妇人的一个朋友。

^① 委屈女郎：指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一座妇女头像，头像的神情非常哀怨。

接下来的日子里，路易丝卧床数日，下床后比从前更加虚弱，脸色也比过去更加苍白。

三个月之后，有一个男人对路易丝产生了怜悯之心，试图医治她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可不幸的是，流产的打击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来说太猛烈了，路易丝终究还是不治身亡了。

那位母亲还在世，至于她生活得怎么样，天知道！

当我的思绪从苦命的路易丝回到眼前这些金银器皿上时，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我凝视着它们，任时间一点点流逝。此时的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一个看守的人，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我想他是在提防我偷东西。

我发现自己的举止把那看守搞得心神不宁，便朝他走了过去。

“先生，”我向他问道，“原先住在这里的房客叫什么名字呢？您可以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听过这个名字，也见过这位姑娘。

“怎么！”我心里一阵惊奇，连忙问那看守，“难道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死了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了。”

“那为什么要让人们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说这样可以抬高拍卖的价钱。您知道，如果大家预先看到这些织物和家具，就会对它们有印象，这样做也能鼓励人们购买。”

“这么说，玛格丽特·戈蒂埃还欠着债？”

“是的，先生，她还欠了好多债呢！”

“拍卖的钱应该足够还清债务了吧？”

“还会有剩余。”

“剩下来的钱归谁呢？”

“她的家人。”

“她还有家人吗？”

“大概有。”

“谢谢你，先生。”

看守明白了我的来意，终于放心了，便向我施了一礼。随后，我从梳妆间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着，“她死时的情景一定很凄凉，因为在她们那样的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

我情不自禁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之情。

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这种怜悯之心很可笑，但我对这种沦落为娼妓的女子有着无限的宽容，甚至不想为这种宽容的态度争辩。

有一次，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时，正巧看到邻街有一个姑娘被两个警察押走了。我不知道那个姑娘做了什么事，我知道的就是她一旦被捕，就要与她那刚出世几个月的骨肉分离了。只见她痛苦地抱着孩子，亲吻着他的小脸蛋，热泪滚滚而落。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轻易地蔑视过任何一个女人了。



Chapter

第二章

—带茶花的女子—

拍卖的日期定在16日。

在拍卖之前会留给挂毯工人一天时间，好让他们拆掉房间内的帷幔、窗帘，以便于第二天的拍卖。

在生活中，我们总会注意到这样一些规律，比如说当一个人久别归来时，朋友们总会向他提起一些发生在本地的重要新闻。而在消息灵通的首都，这些新闻往往会被传播得更加广泛而全面。那段时间，恰好是我从外地旅游回来。然而，我发现没有一个朋友向我提及玛格丽特去世的事。

我仔细想了想，这也不难理解。玛格丽特风韵十足，生活又极其奢华讲究。对于这类女子而言，她们在世时越是风光，死后就越容易被人们遗忘，走得悄无声息。就好似那些划过天际的流星一般，璀璨耀目只在一时，过后便无人记得了。

倘若她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便去世了，她们的那些情人几乎会在同一时间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个名妓的所有情人，几乎都能相处得异常融洽，有些人还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他们得知共同的情人香消玉殒时，便会相约聚到一起，回忆一番她的点滴往事，然后依然如故地继续生活着，就像这个女人从未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一样。名妓的去世更是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充

其量也只是给他们增添了一些平日里的谈资罢了，更不可能换取他们一滴伤心的眼泪。

如今的人们，一旦过了25岁，眼泪对他们而言便珍贵得很。他们绝不会轻易掉眼泪，更别提随随便便为一个女人抛洒同情的泪水了。能值得他们哭一哭的，恐怕也只有他们的父母了，毕竟父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甚至劳动，含辛茹苦才将他们抚育成人。可即便如此，他们流下的眼泪也最多与双亲养育他们付出的辛劳等值。

至于我，尽管玛格丽特的任意一只梳妆盒上，都找不到我名字的首字母拼成的图案，但是我承认，我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怜悯和本能一般的宽容。这种怜悯与宽容使我对玛格丽特的去世久久难以忘怀，或许这已经超过了她值得我缅怀的程度。

还记得过去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经常可以碰到玛格丽特。

那时，她总是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拉着的蓝色四轮小马车，每天很准时到那儿。那个时候，我便发现玛格丽特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高贵气质，这种气质在她那一类人身上是非常罕见的，同时她那绰约的风姿更衬托出这种气质的与众不同。

一般来说，这些不幸的女子外出时，身边总会有人陪着。

这是因为男人们都不愿意将自己与这种女人的隐秘私情公之于众，而这些女人又难以忍受孤独，所以出门时总要带着女伴。这些女伴的境况则要差很多，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马车，而且大多数是一些爱打扮的老妇人，并且不论如何打扮也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她们却还不自知，依然乐此不疲地坚持着与自身年龄不符的装扮。而这种“执着”也延续到了她们对于各种消息的好奇与传播上，坊间关于名妓的种种传闻便大多数出自这些女伴之口，所以如果有人想知道这些女伴陪同的女主人的任何私情秘事，那么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向她们打听。

玛格丽特则完全不同，她总是一个人坐着马车来到香榭丽舍大街。冬天，

她会裹上一条开司米围巾，到了夏天便换上一条淡雅的连衣裙，装束始终十分得体低调，尽量不引人注意。

玛格丽特喜欢在这条大街上散步，尽管经常会遇到熟人，但她也只是莞尔一笑，仿佛是一位公爵夫人惯有的高贵从容的微笑，而这也仅有那些熟人自己才能察觉得到。

她的那些同行总是在圆形广场与香榭丽舍大街的入口之间漫步徘徊。玛格丽特则不是这样，她的马车总是飞快地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园林^①，然后她便下车，漫步一个小时，接着便坐着马车，疾驰回家。

这些往昔我亲眼看见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我对这个女子死亡的痛惜就如同人们因一件精美艺术品被毁坏而惋惜一般，这种痛惜让我久久难以释怀。

可惜的是，再也看不到比玛格丽特更有魅力的女子了。

她身材颀长，略显过度苗条，但这些并没有妨碍到她的美丽。她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只要在衣着装扮上略微做些调整，便能消除造物主的这种细微疏忽。

玛格丽特经常披着一条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围巾，两侧则露出些许丝质长裙宽阔的镶边，她那纤细的双手藏在厚实温暖的手笼里，并紧紧贴在胸前，手笼四周围满了做工精细的褶皱，无论怎样挑剔的眼光都必须承认那曲折线条所带来的美感。

她的头长得也异常秀美，就像一件绝妙珍品，在那般精心装饰下显得精巧玲珑，如同缪塞^②所说的那样，她的母亲好像有意让它生得这般小巧，以便于精心打扮。

玛格丽特有着一张标致的鹅蛋形脸庞，在这张艳若桃花的脸上，镶嵌了两

^① 布洛涅园林：位于当时巴黎的近郊，是游乐胜地。

^② 缪塞：法国浪漫派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作品有《四夜组诗》《罗朗萨丘》《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等。